

温州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温州文化史料专辑

(一)



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温州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温州文史资料专辑

林到丹



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二〇〇四年十月

编者导读

有人说,经济之花木葱茏,有赖文化土壤之滋养润泽;温州经济之有今天,正是因为有了独特的温州人精神和源远流长的瓯越文化。最近一个时期,温州正在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寻找其内在的文化动力,而且荡漾出了几波漪涟。为了襄助这项工作,我们计划编辑一系列文化方面的史料、实录,以供借鉴。这里交给读者的是其中之一:《温州文化史料专辑(一)》。

温州是南戏的故乡,对此,学者颇多研究。本书收录了多篇沈不沉先生辑注的有关温州地方戏曲的史料,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裨益。这些史料原先多散见于早年的温州报刊、学者手稿、名人笔记或其他建筑实物上,现在做了一个相对的纂集。沈不沉先生多年从事戏曲研究工作,于兹用意甚笃,辑就温州戏曲史料钩沉一稿,然未曾出版成书。我们这里选用其中重于“史实”的那一部分,以臻“存史”作用。

本书还编有一个“温州话实录”材料。所谓“实录”者,据实记录是也。这些年来,方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似在匆匆乎消退于现实生活。那些昨天还洋溢于阡陌巷间之间活生生的话语,今天却遭遇着不少的冷落。这些方言,虽是现实的,又常常让人觉得是消逝着的、历史的东西。这种现象,引起了国

人的关注，各地都有这样的反映。市政协委员也曾就此做过提案。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对“温州话”做个“实录”，也权充“存史”吧。

对温州话的方言研究，人才辈出，卓见纷呈，学者多有独到的建树。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收录这些温州话材料，不是想对温州话研究发表什么意见，只是想对曾经流行过的温州话作一些“实录”。仅此而已。比方说，我们不拟在某个方言究竟应写作“院主儿”还是“媛子儿”之间作一定夺，而只是记录温州话中曾有过“院主儿”或“媛子儿”这样的实际叫法。沈克成先生虽然对温州方言研究颇有见解，但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把他作为温州话的“搜集者”而辑录其文章的。

本书除了上述篇幅较大的两个部分外，另外还有“人物芳踪”和“文物纪事”两个栏目的文章，分别记录了温州近现代史上有关人物与事件的“三亲”史实。其中有对过去史料的补充（如对刘节先生），也有对新的文史领域的记述（如对“破四旧”）。总体上看，这些史料还有不系统不深入的缺憾，由此，我们拟将其作为系列辑集的第一部分刊发，容以后不断续编，日益精进。

编 者

《温州文化史料专辑》(一)

编 辑 委 员 会

顾 问 蒋云峰

主 审 王成云

主 编 谢惊春

副主编 诸葛立淮

主 任 谢惊春

副主任 诸葛立淮 郑朝阳 钟求是 杜 宇

符丕盛 蔡克骄 汪廷汉

成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卢礼阳 朱月瑜 张声和 邱国珍

陈凡男 陈炳华 侯波良 曹 强

潘一钢

目 录

戏曲史存

- 1 温州地方戏曲史料辑注一札……………沈不沉

方言实录

- 103 温州话实录六十则……………沈克成

人物芳踪

- 212 疾风知劲草 泰山石敢当
——纪念著名学者刘节老师……………汪廷奎
- 218 恩师难忘——记与马家交往的往事
……………林晓丹/口述 林安君/记录整理
- 221 记艺术大师马公愚先生……………冯 坚
- 224 荒斋韞双璧 寒柯动风云
——杭州寒柯堂旧藏万寿祺归玄恭书画二卷识
……………吴景文
- 233 浙温谢磊明珍藏秘籍记……………吴景文
- 236 记郭弼先生身世……………黄炽森 徐中业

- 240 记梅冷生先生在土改时抢救温州地方文献
.....潘国存/口述 冯 坚/整理
- 242 庄闻俊老师行实.....黄永陵
- 245 温州近现代书画名家介绍
.....陈 默 张 索/辑

文物纪事

- 257 龙泉三塔拆毁之事件记略.....侯波良
- 263 建国后温州三座宋塔拆除及其出土文物.....徐定水
- 271 “文革”初期温州市区的破“四旧”和文物抢救
.....陈锡仁
- 282 “孟宅屋”和“三十间”——温州老房子咏叹调
.....孟庆江
- 285 温元帅信仰和东岳庙会.....叶大兵

· 戏曲史存 ·

温州戏曲史料辑注一札

沈不沉 辑注

编者按：我市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沈不沉先生积数年之功搜集了许多温州地方戏曲史料。本辑选编其中的戏史述略；剧坛故实；剧目零拾；禁令杂议；艺苑旧闻；联语拾萃等几个大类，以飨读者。

戏 史 述 略

温州虽是中国戏剧的发祥地，但少有当地的学者留意遍布温州城乡之地方戏剧，亦少有人把地方戏剧当作一门学问来加以研究。民国二年，如皋冒广生出任温州海关监督，对温州戏剧极为赞赏，将它与永嘉学派并列，称为“二霸”。民国十四年（1925），永嘉县民众教育馆馆员黄一萍对温州地方戏剧进行较全面的调查，草成《温州之戏剧》一文，对温州流行的四个地方剧种（高腔、昆腔、乱弹、和调）从剧目、声腔、演员、表演诸多方面进行考查阐述，是一篇十分难得的地方文献。附录中之《永嘉县境内杂艺的调查》与《永嘉县小书摊上民众读物

之审查》，是本市所能见到的关于群文方面仅有的文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永嘉戏剧》与《我也来谈温州戏剧》二篇则得自1946年出版的《温州日报》，从戏剧史的角度看，所述虽仅一鳞半爪，但对温州戏剧的历史而言，仍然是非常珍贵的史料。

温州之戏剧

黄一萍

不佞草此文时，仅就本题作事实上之记载，所得材料，半属耳食，半系目经，挂漏贻识，在所不免。个中之人阅之，其毋以门外汉相讥乎？

溯自有清末叶，士习词章，昆剧盛行，多资借鉴。然轻视倡优隶卒之风，缙绅类皆崇其曲而薄其技，故以色艺登场博毕生之宠誉者，迨皆空山埋骨，没齿不彰。而况载笔编年，穷伶工之兴替者乎？厥后以京剧风行，重声务色，悲壮靡曼，一歌九转，重施彩绉服饰而眩。向之以传神见誉者，近者如敝屣弃矣。惟某等见仁见智。各有所偏，一艺之成，均须锻炼。顾可随俗酸咸而置之不睬者耶？试见闻所及，分述如左：

一、温州戏剧之分类

吾温俗语，言戏班之次第，曰“高、昆、乱弹”而和调不及，别名之曰“处州班”。至和调是否创于处州？以无确证，故无从臆断耳。四者之外，复有“莲花班”、“马灯班”、“串客”、“水操”、“藤牌阵”数类。前者以杂演各戏而得名，后者仅供

庆旧历元宵灯市或上巳之点缀。严格而谈，当居例外也。自京剧传入，多一京班，新剧风行，无固定场址，知识阶级每赖以宣传，颇收成效。戏剧之见重于社会者，厥在斯时。

甲、高腔班

清初尚昆剧，后乃盛行弋腔，即俗呼“高腔”。其于昆曲，仍其词句，变其音节而已。又绍兴之高调戏，一名“高腔”，古所谓“曼绰”，殆即此类。其奏曲时伶人曼声高歌，后场之司乐器者（俗名后台）从而和之。始于绍兴、宁波，而内地之高腔班，数十年来，均不发达。良以学习不易，薪薄而不能变化。高腔班伶人转入他班，几致不能演一戏。且温俗僧道替人度亡，道场之中，每唱高调，故乡人称之为“和尚班”。凡新年社戏，不喜雇演，似有顾忌。二十年前仅有“祥云”一班，旋分为二，卒以社会不甚器重，卒并为一。十四年秋解散之后，久不见于内地，近虽遗硕果仅存之“大玉麟”一班，但菁华已失，佳剧沦亡，已等强弩之末矣。

高腔词句雅驯，稍亚于昆，师授诸徒，辄以口讲使之强记。此故以识字者寡，鱼鲁豕亥，辗转错误，几致与时俱增。其调分软、硬两种，均有成法。一音不苟。班中亦有一部分昆戏及乱弹戏，竟为昆班、乱弹班之所无。多历史剧及家庭剧，结构最佳者如《紫金鞭》、《高唐州》、《凤头钗》、《铁冠图》，演清兵入关时，辮尾长垂，状颇轻褻，且结局不终于清廷朝贺而终于三皇五帝，其于满人入关称帝，不以正统目之矣。又，开场后之出台，生、旦、丑、净，济济满场，自始至终，足有两出之久。较之别班惟以“三星”、“八仙”、“集福”等打头，相去甚远。艺之佳者，往岁有正生阿洪，炉火已纯，惜已作古，无人能望其项背。班中不长武技，然《打熊》一剧，功架绝佳。

乙、昆腔班

昆曲始于昆山魏良辅，或谓肇于明季苏昆生，其实高东嘉之《琵琶记》，已早为永嘉昆曲之先河。乡先生之立言桑梓之功，反被昆山曲所掩，舍本逐末，反主为宾矣。近日所演“十种曲”及南曲传奇之班，莫不以昆名矣！闻七十年前时，温州旧有“霭云”、“秀柏”两班，演奏颇遵古道。厥后则一死于疫，一溺诸海，中断者二十余年，昆戏遂告绝响。以后有“同福”、“品玉”两班，继续而起，所演昆剧，均藉重排。又复收拾硕果仅存之三本昆戏：《水满》^①、《连环记》、《渔家乐》，暨《十五贯》、《牧羊》、《折柳》等剧，汇合而成昆班。厥后以逐渐扩演，戏目始渐增。伶工中如蒲门生，平阳蒲门人，名莲襟，善画梅，能为小诗词。在班为小生，演剧能出神入化，迄今犹为人传赞不替。阿桃，丑角，平阳金乡人，一生演剧，并无破绽，年逾古稀犹能演《红梨记》及《千金记》之《乌江自刎》。桃死之后，此剧遂废。梁栋，丑角，《倒精忠》金乌珠三十六腿最为著名。阿桃、显芬、怜怜，均旦角，悉能矢心研究，颇见重于士大夫。同光年间。蔚然崛起，是时也，可谓中兴时期。

蒲门生死后，小生之著名者有阿山、阿水。阿山做作稍嫌温柔，阿水则无懈可击。《醉菩提》之济公、《跪池》之陈季常、《永团圆》之蔡文英俱系杰作，近则以年老辍业，舍伶逐仕一矣。此外则老生桂盛，正生玉昌。旦角正贤，善《吃糠》、《斩娥》两戏，声如裂帛，做亦入微。玉卿，高姓，乳名大姆，以缝工改习伶，由和调班转入昆腔，年将六十，尚演青衣旦戏，

注：①《水满》（《雷峰塔》）、《连环记》、《渔家乐》三本昆剧系温州乱弹 84 本传统剧目之组成部分。

生平以《折桂记》得名，本年春末已死。皆享盛名而勿替矣。此时可谓保守时期。

清宣统初元，昆班悉出外演奏，“品玉”班尝在上海某游戏场应演。初登台之夕，人浮于座，不数日即无人顾问。乃卷土重来，流动于瓯、骆间。此际颇注重服饰，讲求外表。雏旦有杏桃、梅柳等辈，技虽未成，然藉以点缀，亦足以兴奋一时。诂以环境厌故喜新，不得不编排新戏，以飨时俗所好。乃有瑞安人陈翼卿，曾肄业瑞安中学，应班主之聘，随班编排新戏。数月一剧成，酬以十数金，即可开演。最初所排之《紫金鱼》、《错中冤》、《醉于归》、《双醒翻醋》、《合莲花》、《双鸳判》、《王文诊脉》诸剧，声名因以大噪。迨陈死，伶人自亦能排。但自桧以下，不堪闻问矣。按陈于昆曲固非所长，所编之剧，曲则借自他剧，白又任意割剽，一部《倭袍传》之科白、引子被抄袭殆尽。故时俗以此际为最盛关头，实则昆剧已成致命之伤，入堕落时期矣。

八九年前，以学校唱歌，采昆曲为教材，一唱众和，似入研究态度。惟各行其轨，无裨于梨园中人。惟引起欣赏之多，厥功甚伟。

丙、乱弹班

《清稗类钞》谓：“乱弹班，乾、嘉时始盛行，聚八或十人，鸣金伐鼓演唱。其调则合昆、京、弋阳、皮黄、秦罗罗各腔兼而有之”。又谓：“乱弹，马上戏，盖军乐之遗也”。以上所说，与温州乱弹班绝不相侔，即有之，亦小部分相同而已。温州乱弹班之唱也，调极简单，远非昆曲之毕生莫能学习穷尽者。其调有正、反乱弹、头子、四平、倒板、摇板，间有皮黄。词句俚俗，妇孺皆能了了。渔夫榜人之歌，孩提牧竖之唱，皆十九

模仿此类曲也。中有《闹沙河》一出，调较繁难，然去昆曲远矣。老戏有《施三德》、《银牌记》、《苦相配》等，终以情节平凡，淡而乏味。正剧之结构，离不了“赠银小姐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之型范。能演三本昆（见前）、三本高（《报恩亭》、《雷公报》、《循环报》）者，便为上班。

温州乱弹班原始，追溯莫详。四十年前之称上班者，为“日秀”、“三星”，后为“新益奇”、“竹马歌”。“竹马歌”后兼习京剧，而乱弹之名，反为所淹。角色最负时誉者，旦为三姆；净为阿巧。三姆在“竹马歌”，以老旦而兼小丑，龙钟儂薄，宛若两人，亦技所特出者也。

丁、和调班

本班以皮黄为宗，唱时较京曲为平，余酷似乱弹。骤聆之几莫能辨焉。曲语鄙俗不堪，大遭上流人士所唾弃。奈以好之者众，营业反胜过其它，岂巴人下里，幸遇嗜痂者耶？其兴之暴，诚非预料，殆平易近人欤？班中多淫戏，表演之秽褻，令人不忍卒视。如《卖画进府》、《珍珠衫》、《刁南楼》、《下山烘火》等戏，最易导青年于邪，此有社教责者不能漠然不主张禁止也！逊清之末，瑞安人吴之翰曾呈官示者共十八出。近则政令废弛，等于具文久矣。剧之佳者，有《双狮图》、《玉灵符》、《紫金带》、《祭风台》等，余皆不足观。所最奇者，《曾头市》一本纯系昆腔，而昆腔班不能演。《花田错》之丑饰皮正荣者，出场时仅有两句高腔耳。班之稍可者，昔有“新连昌”、“新聚昌”等。角色之优者，有净角文元。文元之死，则有一段民间故事。谓：文元善饰包拯，某日在平阳登台，见断臂之童鬼叩案诉冤。随其所往，竟就土掘出一尸，加以查究，案赖以白，贼亦伏法。惟文元下台后，越时即死。乡人异其事，乃为立庙

祭祀，塑包拯像，戴以假须，而名庙曰“文元庙”云云。又与文元同时之瑞安名画家林纯贤，愿出钱五缗请其一饰周仓，以作写生标的，卒不获其许可。兼生旦之新发，精拳术，能运气而吊肠上至肺部，俗名“掇肚”。小生光进、赵立；正生李静，善《弥衡骂曹》；老外阿迪，善饰《南天门》。余者碌碌下材，了无足取。

戊、京调班

徽调皮黄，迹日最为得势。其始由闽班南来，人咸呼为“福建班”。究其闽班京剧，唱白带有闽腔，非京剧之嫡系也。温州以此戏称雄二十余年者，惟有“竹马歌”。是班初系马灯班，进习乱弹，前清光绪末年之际，有奇凤者，从闽班来温，即被该班所罗致。奇凤系武旦，兼饰青衣，《泗州城》、《三娘教子》诸戏，实赖彼以达佳境也。民国初元，北平李某^①应永嘉人聘，来温教授十二三龄之儿童，数月技成，即二十年前鼎鼎大名之“尚武台”。踵其后有瑞安之陈五所掌之“琴娱社”；平阳之“文明舞台”；乐清之“乐成舞台”及“象山舞台”；永嘉纸业公所所教之“东瓯大舞台”等，溯其鼻祖，实属李某一人，盖其唱、做、武行，较前为别开生面也。民国十八年秋，乐清南镜秋谋划筹建女子京班，招女童教为女伶，赁园开演，即为“女子剧社”，是为温州女子习戏之第一声。前岁曾出班赴嘉、湖间应戏园及游戏城聘，终以营业不振而散。现京班之负盛名者为“天声”，班中多“尚武台”子弟。角色之佳者，在旧派（竹马歌辈）有成均，瑞安人，初学正旦，旋改须生，唱做皆贯注全神。《七星灯》一出，扮演诸葛孔明垂死发令，气息断续，神采若脱，

注：① 据老艺人传言，李某艺名李达子，按李少春之父李桂春曾师事河北梆子艺人贤达子，故艺名小达子，是否即此人，姑存疑。

观者叹为空前绝后。后在楠溪，亦以演此剧致死。阿顺，净角，善《司马逼宫》；阿安，武生，善《翠屏山》；至于新派，如施金声，须生；一声雷，净角，童年能发喉音，声若洪钟；汉宫秋，旦角，姜姓，名绮雯，系尚武台子弟，往昔瑞安薛柱石为之征诗，印成一帙，署曰：《绮语》。实则姜貌不扬。近年以教导女伶，摈弃旦戏矣。杰出者尚多，戏亦认真不苟，以人材叠出，已不能一一举其姓氏矣。梆子调亦李某导演，为温州所无。本年间忽产生类梆子一调，打武时亦夹唱夹打，句俗格卑，不知仿自何处耳。女伶佳者不多，有中材以下之陈爱玉、叶娇娇、吴兰香、胡宝香等。娇娇以媚胜；兰香以唱胜。自“女子剧社”解散后，则莺燕分飞，不能求其进步矣。

己、马灯班

乍聚乍散，惟以之点缀元宵。近年亦无所见，故不能成班。

庚、串客及傀儡戏

土俗尚傀儡之戏，名曰“串客”（见《温州府志》）。然串客固以纸竹扎人，披以真戏衣，空台之底，负之以行，与线牵之木偶绝不相同也。按府志所语，的系错误。昔时永嘉蝉街有制纸马之阿坤弄此最工，近其徒阿斌亦能之。傀儡戏永嘉最多，五六年前仅有七班，此时已增加过半，惟牵线手术不工，不及泰顺人远甚。

辛、水操及藤牌阵

清明时，儿童饰为兵卒，腰系竹筒，浮水作战，习以营船，

船中坐古装军官，俨如古代水战。藤牌阵演者亦以儿童列队出行，持藤牌与刀、枪、锤、棍作种种打架。登场之际，有满汉两将官，执刀枪舞“开四门”以开场。导演多系前清绿军中。此事仅瑞安有之，他处绝少见。

壬、新剧

无常班，在内地演者，多从沪、甬而来，多则一二月，少则半月许便去。去年本馆曾在大南门内赞善王庙举办“民众剧社”，本年四月，温州拒毒分会亦在宣灵王庙表演以筹捐。

癸、学校剧

始于十中学校，以后逐渐风行。近年且夹杂以昆班来演之昆剧，如十中师范部之《磨房产子》、《问病》，越人段光尘导演，说白唱做，与永嘉不甚相同。《博望访星》，“瓶笙馆”本，导演者为古岸头小学教师陈竟明，曾叠演于永嘉县立第四小学及瓯海公学。明德小学之《长生殿·弹词》，导演者陈龙。永嘉私立女子中学之《木兰从军》，导演为瓯海公学某教师，即以《木兰辞》作曲，添以宾白。新剧者前十师校《咖啡店之一夜》，暨永嘉城南小学教职员所编之《佛口蛇心》等，颇称盛行一时。而拒毒分会之《芙蓉花泪》，亦集合学生演之。近两年来选剧及教演，均见退步矣。

二、温州剧之规矩

温州戏剧规矩颇严，一事一物，稍有差错，即能引起千百

人之呐喊。其中惟高腔班最为周到，手锣一响，即在后台做作台步，下场亦然。一本戏可在短时间做完俗呼为“撩”，往往于看客稀少或夜半过台基时行之，兹将各班之通常规矩，分述如下：

(一) 开场。分两段，先奏乐器，后演庆贺剧。前者曰“打头通”，有“西皮头通”、“十锦头通”之别；后者总名“打八仙”，有“三星”、“集福”、“出洞”等数种。又有“跳魁”、“加官”、“招财”、“封相”、“小团圆”等常套。前清宣统二年时，各班自庆“封相”，盖演苏秦跪奏时所唱昆曲一支，非常曲折，以其难而删之。

(二) 登场。拆出戏既终，接演正目。是时则副末登场，报告正目之提纲，此例现亦随“封相”而废去。

(三) 拜团圆。戏终时，每相率向神展拜，然后下场。

(四) 砌末。即点缀静物之器具，始于《长生殿》之月宫、《比目鱼》之戏台、《蜃中楼》之蜃楼等。及尚武台兴，各戏都有布景矣。

(五) 武场。做打筋斗及种种功架，此种伶人名曰“打短手”。有李仙者，最为著名。近则精此技者多，昔年有以一人登台，专演竖蜻蜓等之种种武艺，名曰“打台面”：腋下夹蛋、手捧箕盛米，在桌上高立，翻身而下，以身段敏捷，均能不破不倾。

(六) 铺场。司之者曰“三旦^①”，铺张台面，暨放烟火，做狗、鹿等属之。新剧不止一人，有司幕及布景诸名目。

(七) 开台。戏台落成或重髹时，首事即具牲礼礼神。祭品即供于台中，祭毕即由伶人收去。开台时，必先演关公出场，持刀开一四门，后演周仓捕红、黑煞，或直由红黑煞开台，谓可拔除不祥云。惟红、黑煞开台时，台柱上须用白粉倒书一“刀”字。

注：① 旦应作“担”，旧时戏班之服饰道具均藉肩挑，衣箱称为“头担”；盔箱称为“二担”；砌末道具称为“三担”。